

<p>參賽類別</p>	<p><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小說組 <input type="checkbox"/> 散文組 <input type="checkbox"/> 新詩組</p>
<p>作品名稱</p>	<p>逆枝</p>
<p>陳柔柔第一次看見那些「男人」的東西，大概是在十二歲，或許更早，十歲、八歲……也不一定。但她第一次發現自己是女人，她記得很清楚，是十二歲兩個月零四天，九月七號星期五，放學，騎著腳踏車路過服裝店的時候。</p> <p>陳柔柔能感覺得出身體近期的變化，越來越油膩的皮膚、不請自來的粗糙的額頭青春痘，還有更明顯的是胸部突起得不可忽視的弧度，尖尖的，無法掩藏。媽媽前幾天給她買了兩件內衣，說她應該把胸部藏好，別讓人看到。可她不願意穿。誰看得到什麼又怎麼樣？現在是夏天，很熱啊。</p> <p>她身上還穿著那件貼著胸部腹部肩膀後背脖頸雙手腋窩全身上下還有心臟腦袋的熱死人的內衣。所以看見那件好看的褐色襯衫時，陳柔柔第一個想法是，這麼硬挺的布料配上這麼深的顏色，胸部就可以藏好了吧，真好，真好看！可以不用穿內衣了。</p> <p>服飾店所有的店員對顧客都很友善，她記得之前媽媽看著一件墨綠色的旗袍超過三秒鐘，櫃檯的姐姐便很親切地迎上來招呼和介紹，於是離開時他們拎著五條裙子離開。可今天不知道怎麼回事，陳柔柔已經站在櫥窗五分鐘了，還是沒有任何姐姐來歡迎他。</p> <p>陳柔柔有點失望，大概是因為她沒有錢吧，所以才沒有人來歡迎她。可她口袋裡確實空空如也，好吧，她心想，存夠零用錢了再來買。</p> <p>跨下腳踏車時她還是覺得黏黏膩膩，想去洗個澡，順便換下熱死人的內衣。走進浴室，脫下衣服、褲子、該死的內衣，一直到內褲時，陳柔柔才發現那種黏膩不只出現在胸部，還出現在她的褲底——深褐色的，一大片暈開的。她突然想起那件好看的褐色襯衫，好像是男裝。</p> <p>「我是女人。」</p> <p>陳阿勇，陳柔柔的弟弟，翹著腳靠在沙發上說，他手上塗著鮮紅色的美甲，鮮紅的就像陳柔柔衛生棉上的血。</p> <p>陳柔柔皺眉，阿勇這種講法很奇怪，而且不正確。阿勇剛出生時她還幫忙換過尿布，她清楚知道阿勇是個貨真價實的男人。</p> <p>於是她反駁，你才不是女人。陳柔柔說，快把指甲油還給媽，男人才不擦這個。</p> <p>可陳阿勇不聽，他扯下鉤子掉了一半的墨綠色窗簾布，圍在身上就像媽媽在櫥窗邊多看了三秒就被推銷購買的那件旗袍。</p> <p>陽光從窗外毫無遮掩地灑落，陳柔柔倒在沙發上，半眯著眼睛，視線不由自主地落在窗外的小庭院：爸爸熱衷園林造景，枝極歪曲的會被掰正，花葉突出的會被夷平，紅紅綠綠的擠在眼底混雜成了模糊的光斑。那些來不及整剪的好像伸長進了屋內。陳柔柔有點恍惚，她看見阿勇擦著指甲油的手摸過屁股與大腿，然後走起路來，刻意扭腰擺臀，還踮起腳尖如名模走秀似地跨著大步，婀娜多姿地就像奧黛麗·赫本。</p> <p>陳柔柔突然驚醒。她想說很多。比如她換過阿勇的尿布，她確定阿勇有小雞雞，所以他不可能是女人；比如阿勇是男人，他不能擦指甲油；比如阿勇沒有紅色指甲油一樣鮮麗</p>	

的紅色月經，他一定是男人。阿勇裹了窗簾布還是男人，阿勇搔首弄姿還是男人。想說的話太多太複雜，最後陳柔柔只能挑了最簡單的一句說。

「你是男人。」

爸爸怒罵，雙手揮舞像在修整林園。他想在花果成熟前裁剪什麼，又是為了哪棵逆長的枝條暴跳如雷，柔柔已經忘了，也許是阿勇又將窗簾布又披在身上，也許是阿勇在學校又被扒了皮裳。

每一種可能都荒誕至極，對於一個真正的男人而言。爸爸舉起手賞了阿勇左臉頰一巴掌，但阿勇還是哭，於是右臉頰又是一巴掌。阿勇頭上鮮紅色的玫瑰抓夾滴落在地上，一片一片，柔柔覺得似曾相識，像阿勇摸著屁股的手指，也像內褲上的斑斑月經，有血塊的那種。

是阿健先笑我是娘娘腔！爸爸還在繼續打，於是阿勇哭得更大聲：他脫我褲子……笑我！說我沒有小雞雞！

亂講，陳柔柔躲在櫃子後面想。曾經幫阿勇換過尿布的人是陳柔柔，不是林阿健。阿勇怎麼可能沒有小雞雞？爸爸說得對，阿勇是男人。

巴掌從阿勇的臉頰蔓延到身體，手心生長成拳頭，拳頭再換成木棍，哭嚎變成尖鳴，尖鳴再變成吼叫……花葉好像越落越多，柔柔不敢再看再聽。她捂住耳朵等了好久，才終於等到媽媽哭著衝進客廳，說殺人啦、你要把你兒子打死啦、我們家兒子要被你打死啦……

阿勇是我們家的兒子，是男人。柔柔手掌放下腰旁，心臟落回胸口。她突然很安心，像被阿勇扯下的窗簾布又被好好鉤回原處似的。因為她聽見棍子落在地板，一錘定音。這代表爸爸已經確認阿勇是男人了吧？

「男人一定要陽剛。」

陳柔柔還沒反應過來，轉頭問阿勇說什麼？於是阿勇又說了一次。

我喜歡五官俊朗，蓄一點鬍子看起來更成熟；胸肌要很大，但不能太硬；腹肌很明顯，但不要練太多搞得像金剛；手臂有點線條很性感，大腿壯一點會更有魅力……

阿勇補充。他躺在沙發上，兩條樹枝似的長腿裹在白紗裙裡，無意識地輕輕摩擦。陳柔柔恍惚，看著那兩條大腿好像就這麼摩擦著慢慢伸長，再眨眨眼，就從尿布臺上的小蘿蔔生長成伸直了就勾得到茶几的長度，於是他在能邁開大步時就跑，老家已經十餘年沒有他的蹤跡。

陳柔柔上下打量阿勇，十數年後的：他今早上點妝，五官被粉飾得柔和，鬍鬚也剃得乾淨，昨天才剛用掉一條除毛膏；胸肌大概沒有，因為阿勇衣襟沒有拉攏，半敞著柔柔還看得到裡頭的兩塊膚色填充物；腹肌倒是有可能，但可能是瘦的，阿勇學習什麼都不好，數學尤其弄不懂，可計算卡路里和蛋白質攝取卻精明得很，這幾天似乎又更減了點肉……

這是阿勇不穿尿布後，第一次被她認真地瞧著，陳柔柔忽地意識到，然後懷疑起爸爸和那些槌在阿勇身上的棍痕，當年是否驗證成功。男人要陽剛，爸爸說過，阿勇自己也這麼說，但現在的阿勇顯然不陽也不剛——也許從來便沒有，但那一棍棍像落進了本就不安分的水，激起了更明顯的水花。

他還是男人嗎？他是，白紗裙底下依然有跟著雙腿一併伸長的小雞雞；他還是男人嗎？他不是，因為男人不會穿著白紗裙摩腿。

裙子很漂亮。陳柔柔顧左右而言他，我喜歡你的裙子。

是吧。陳阿勇說，然後撩開他的裙襬，我也很喜歡。紗質的布料從指間滑落，把很多東西都遮得朦朧不清。

「女人都喜歡美麗的東西。」

阿蘭姐眼睛生得又大又圓，今天的妝用的又是新買的眼影盤，橙橙紫紫的配色有些詭異，可用在她那杏仁一樣的眼睛上又像量身打造似的，適合得不得了。

陳柔柔不是第一次聽見阿蘭姐這麼說，事實上她每次衝動購物後都會這麼為自己開脫，但陳柔柔覺得無所謂，因為她也同意這句話——女人確實總為美麗的東西著迷，就像她看見阿蘭姐那雙美麗的眼睛時總挪不動腳一樣。

阿蘭姐手指輕點著三支口紅，選妃似地舉棋不定。她擺擺手示意柔柔到她身邊，那姿態有時會讓她忍不住胡思亂想，好像貴妃榻上的邀請，讓小宮女每每總以為自己就這麼雀屏中選。實際上陳柔柔最多只是娛樂電視台裡不起眼的隨機受訪者，阿蘭會問問她的意見，但最後可能也完全不採用，畫面刪去沒顏色的粉黛，只聚焦傾城美人的回眸一笑。

就像現在。陳柔柔仔細選了一支洋紅色的唇膏，但阿蘭姐否決了，說那太豔，顯得整個人張牙舞爪一樣濃媚膩人，她不喜歡；陳柔柔換了淡色的另一支給她，可抹上嘴後阿蘭姐又說太淡了像氣血不足，死了一樣沒朝氣。於是阿蘭姐用的是最後一支夕陽紅色的，陳柔柔又在選擇之外。

但沒關係。陳柔柔不動，她知道阿蘭姐會給她其他的，補償，也可能是獎賞，或單純想使喚他而已，無所謂。果然阿蘭姐將口紅遞給她，示意她替自己抹上嘴。

這可是個得細心對待的事，阿蘭姐對自己的妝容非常講究，陳柔柔必須先用唇線筆描摹她的唇緣，再仔細用口紅給唇肉畫上顏色，不能多也不能少，才能讓那紅唇看起來豐滿又有光澤。更重要的是阿蘭姐不會安分地讓柔柔動作，大多時候她更喜歡一邊被塗唇，一邊絮絮叨叨地說著話。

我們最近生意不太好。阿蘭姐說，阿勇有跟你說嗎？

沒有……手裡還塗著口紅，陳柔柔有些遲慢地回答。她知道阿勇輟學躲到她的租屋處後和阿蘭姐一起在飲料店工作，但具體內容是什麼，她其實也不曉得。

她還記得阿蘭姐第一次聽她提起「飲料店」時哈哈大笑：飲料店！沒錯，確實是飲料店。

摻了液體的都是飲料，愛上皮囊的都是為了肉身……阿蘭姐將兩句話連結得太詭異，陳柔柔於是再也不敢問。

你現在還在服飾店上班嗎？阿蘭姐沒再多說，換了個話題問。

陳柔柔點點頭，最近快換季了，正是店裡忙著出清和訂購新衣裝的時候，再賣不完的話，好多衣服就得退回工廠倉庫，甚或直接銷毀。每季都是如此，她總都為這些曾美麗的最終下場而心疼。

有什麼好捨不得的？阿蘭姐笑著說，眼尾不覺擠出細微的紋路。頂多就是被貼標成剩下的貨色，總好過被那些因促銷吸引的人買下，在衣櫃底度過剩餘衣生。

柔柔也笑，但很快又被迫止住。她恍惚聽見阿蘭姐又說了話，夕陽紅色的唇膏不自覺偏離軌跡，從嘴角滴落。

我要結婚了，阿蘭姐說，用一種類似廢棄品的聲音。這是喜事啊，柔柔，祝福我吧。陳柔柔盯著她一張一合的嘴唇，忽然無端討厭起那支夕陽紅色的唇膏，因為她忽然發現那顏色和前一晚落在床單上的經血原來那麼像。

「男人和女人結婚，是天經地義的事。」

姑婆的聲音好像從很遠的地方傳來，又像長在自己心底似的，順著血液循環圍繞在自己耳裡，陰魂不散。每個月回家時她都會這麼提醒柔柔，比她的月經還要懂得準時報到。

姑婆還在繼續說，你爸快不行了，如果阿勇能回來——最好再帶個女朋友回來，沖沖喜，說不定他高興了病就好了呢？

這怎麼可能，陳柔柔在心裡反駁。爸爸得的是癌症，又不是矯情病，家人裡獨獨她親自在醫院照顧了三個月，比誰都再清楚不過爸爸的病情——哪有一高興就好起來的？再說這突然莫名的結婚，若是阿勇不喜歡，這世界又要多一個被埋沒進衣櫃深處的衣服似的女人。既然阿勇不喜，那素未平生的女人想來也不會喜，兩位不喜的人強碰一塊，湊在一起又怎麼會是「喜」呢？

她很累，身心俱疲的那種，於是她想假裝自己沒在聽，但這些話又比爸爸的抽痰機更加刺耳，每說一句她都能清楚聽到父親粗重的呼吸聲，逃也逃不掉；她掙扎了一下，張闊嘴唇，反駁的話卻還是說不出口。她於是只能看向窗外爸爸種的庭園綠植，距離他強壯的背影倒下已逾半年，那些枝桠早已沒人記得修剪，沒想到依然規整地生長著。

姑婆還在繼續滔滔，從他們一輩的苦難說到新一代的幸福，老者貧苦的掙扎到子孫順遂的糜爛。那些話從室內飄到窗外又進了耳朵再鑽進心裡，陳柔柔覺得自己也在被修剪。幸好你們這代還有柔柔這樣的乖孩子，姑婆話鋒一轉，話裡滿是欣慰。錢賺得多、又經常回來看長輩，還會照顧爸爸，最重要的是聽話懂事，從不叛逆頂嘴。

你是長女，要多勸勸阿勇，姑婆最後又語重心長地說——又是阿勇，爸爸躺在病床上意識不清時也喊著阿勇，即使阿勇從來不在這裡，或那裡。那些話不再四處飄了，好像越來越重，重到砸在地板發出「砰」的聲響，只有自己聽見。她聽見姑婆說：你最乖，將來一定會嫁個好丈夫，到時候家裡有什麼需要也指望不了你……阿勇這個年紀也應該安定下來了，陳家的未來就在他手上。

「因為香火不能斷。」

姑婆捻著香，嘴裡念念有詞，這是她自葬禮開始後其中一句對柔柔和阿勇反覆叮嚀的話，也不知道是在說立香，或是別的什麼。總之阿勇聽後只是一直哭一直哭，抽噎的氣息和誦經 CD 錯了半拍，聽起來分外不協調。

前一晚三催四請打了二百多通電話才請神似地喚來的人此時哭得上氣不接下氣，捻香的手不斷顫抖，立在香爐中一顫一顫，陳柔柔都怕那香真的要斷了——幸好沒有，否則斷香會為陳家招來不幸。姑婆是這麼說的。

柔柔和阿勇為此特地排了輪班看顧著香火，柔柔醒得早，顧早上，阿勇貪睡，顧晚上。姑婆再三交代，爐裡的香火快要燃熄時就必須及時續上新的，要確保那火光在白天夜裡都明明不滅，方可保陳家安康。

接下來的幾天由姑婆指揮，柔柔就像平常生活一樣一指令一動作，該哭的時候就楚楚可憐地假裝落淚，不能哭的時候就撐起堅強的脊背，誦經時吟哦喃喃，跪拜時默默無聲。照表操課讓她習慣，甚至感覺舒適。原來自己一直活在葬禮中，她恍然驚覺，卻又不感到訝異。

立香的味道混雜著百合的濃芳傳來，刺得柔柔眼睛乾澀，但還是淌不下淚。她可能是無情的不孝女，柔柔心想，對比阿勇，扣除第一天稍稍的遲至，葬禮幾日來他自從摩托車駛到巷口就連滾帶爬好似雙眼失了禁似地嘩啦啦地淚流再嗚嗚噎噎地哀哭又吸吸抽抽地喘氣，像葬花的黛玉，靈堂前要把他一生的眼淚流盡。於是叔伯姑孀說他重情，哭爸爸，孝順。

你究竟在哭什麼？陳柔柔僵硬地回頭看著弟弟，其實她不解。在醫院裡從白天等到黑夜的明明是她，一夜裡簽了三張病危通知書的是她，看著爸爸拔管咽氣的也是她，電話通知是她葬儀聯絡是她和親戚公關與被悲傷轟炸是她，最筋疲力竭明明是她——陳柔柔摸了一遍臉龐，從顴骨摸至頰肌再到下頷，那幾處依舊空空如也，眼淚好像都被弟弟流乾了。

然而七日的那天阿勇卻失蹤了，姑婆到街頭巷尾尋了好久都找不到人，就連電話也聯繫不上。於是長輩們一改幾天前欣慰溫煦的態度，爭先恐後地斥責長子竟然不孝，先是年少離家，病裡又從未見人，最後一面也沒趕上，現在連回魂都躲著自己爸爸，真真是家門不幸。陳柔柔在子女隊伍裡一個人孤零零地站著，其實她不覺得有什麼關係，如果流淚的數量即代表孝順的程度，那阿勇早已達標，現在找不到人也無所謂吧。她這樣想著，姑婆的罵聲又飄進耳裡，忽然感覺自己也該被鞭打。

吵著罵著，不知不覺吉時已到，陳柔柔像個程式設定得分秒不差的機器人，在葬儀社喊人的第一聲就撐起黑傘，準備最後一次送走爸爸。傘影籠罩的時候明明連天空都看不見，陳柔柔卻覺得好像下雨，她不經意抬手，才發現自己終於淚流滿面。

晚上阿勇終於回來了。彼時柔柔正躲在庭院的遮雨棚下偷吃巷口賣的鹽酥雞，晚風吹得強勁，她其實很怕那香味因此被人聞見端倪——她其實還不應該吃，因為爸爸是半夜走的，自那之後她理應齋素七日，在隔天的早晨到來前她都不可碰葷腥。可當她站在窗邊看見不知何時又放肆漫進屋內的枝桠時，一股大啖肉食的渴望瘋狂滋長，讓她齒齧發癢，口頰生津，像有癮似的，擋都擋不住。

阿勇在她面前站定，藉著月光，柔柔才看清他的模樣：他被人剃了頭（肯定是被剃的，因為那頭髮像狗啃一樣，愛美的阿勇絕不會允許自己長成這副模樣），眼窩凹陷，眼白佈滿血絲，一襲紅色針織衫皺巴巴地歪在身上，在黑白的葬禮夜晚裡醒目得刺眼。

其實柔柔想問很多問題，比如你怎麼把自己弄成這樣？比如今天早上你去哪兒了？比如你為什麼總是不聽話，到底都在想些什麼……但爸爸已經火化成灰，一切都變得毫無意義，於是柔柔只挑了最輕微的嗔怪——手裡還插著雞腿排，像在拙劣地假裝自己是個稱職的長姊：你不該穿紅衣，好像喜事似的。

阿勇囁嚅，像個被斥責的幼弟一樣——實際上也確實是——躊躇扭捏，他張嘴又閉嘴，發出了單音又沙啞地止住喉舌的顫動，最後扯出一個比笑還難看的臉，說，被迫和女人相親算喜事嗎？姑婆幫我安排好了，半年為期要結婚的那種。

是喜事啊。柔柔想起阿蘭姐，她那時候也是這麼說：是喜事啊。於是她也像阿蘭姐一

般地回答阿勇，好像在宣布什麼，又像在說服阿勇，或是洗腦自己。

阿勇又哭了，庭院的那些枝桠的影子瘋長在他身上，像棍痕——原來從未消失過。陳柔柔突然意識到阿勇很早就說過不愛，那些如花似月的衣服在他，或者說她，衣櫃裡注定塵封於底，從她第一次偷塗媽媽的指甲油的時候便洩漏三分，將窗簾披在身上做禮服的時候更明目張膽，直到棍痕烙在身上也從未改變。

阿勇向來如此，只是依舊如此……如她注定缺席爸爸的頭七法會一樣，她注定不愛女人，也注定無法成為陳家唯一的指望。柔柔覺得真可憐，但又不知道該先可憐被剃頭的阿勇、還是香火斷絕的陳家、喪事期兒女親戚就在謀劃喜事的爸爸，或是她自己。於是她只好笑出聲，笑著笑著又有眼淚流下——那陳柔柔呢？她甚至沒有被指望的資格，但阿勇的叛逆離家、家裡的經濟開支、爸爸的照護問題、喪葬的大小事宜，一直以來，從小到大，事到如今，又全指望她一個人！被期許的不想要，沒資格的被迫承擔……她想得委屈，然後又不禁想到阿蘭姐，想到她的婚姻，想到她也許也會嫁給一個像阿勇一樣的男人然後過上如棄品似的生活，想到阿勇那樣的男人明明能輕易得到卻如燙手山芋似地一點也不懂得珍惜，想到她那雙美麗的眼瞳就會忍不住落下淚來……

阿勇也在哭，哭著哭著又看到一旁被修剪得規整得好像死了一樣的放在盆裡再也伸不出枝葉的灰敗的植物，說：姊，你看那一盆，被修剪得好醜啊。他還活著嗎？

晚風又開始不合時宜地吹，鹽酥雞的味道再次鑽進鼻腔，然後發散出去，好像在張揚她的罪行。吹過葉木間她聽見擦擦沙沙，於是她抬頭去看，這才發現伸進屋內的不是逆反的枝桠，而是枯枝落在窗旁，前端被修剪成圓潤的模樣。